

中華民國九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三年二月七版

儒林外史（定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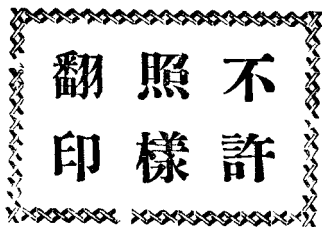
洋裝的——冊——大洋一元六角
平裝的——冊——大洋一元三角

句讀者 汪原放

校對者 汪原放
章希呂
余昌之

發行者 亞東圖書館

印刷者 亞東圖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

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亞東圖書館

吳敬梓傳

胡適

我們安徽的第一個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劉大櫟，也不是姚鼐，是全椒縣的吳敬梓。

吳敬梓，字敏軒，一字文木。

他生於清康熙四十年，死於乾隆十九年（西歷一七〇一

一七五四）。

他生在一個很濶的世家，家產很富；但是他瞧不起金錢，不久就成了一

個貧士。

後來他貧的不堪，甚至於幾日不能得一飽。那時清廷開博學鴻詞科，安徽巡撫

趙國麟薦他應試，他不肯去。

從此，「鄉試也不應，科歲也不考，逍遙自在，做些自己的事。」

後來死在揚州，年紀只有五十四歲。

他生平的著作有文木山房詩集七卷，文五卷（據金和儒林外史跋；詩說七卷（同））

又儒林外史小說一部（程晉芳吳敬梓傳作五十卷，金跋作五十五卷，天目山樵評本五十

六卷，齊省堂本六十卷）據金和跋，他的詩文集和詩說都不曾付刻，只有儒林外史流

傳世間，爲近世中國文學的一部傑作。

他的七卷詩，都失傳了。

王又曾（穀原）丁辛老屋集裏曾引他兩句詩：『如何父師

訓，專儲制舉材。』

這兩句詩的口氣，見解，都和他的儒林外史是一致的。

程晉芳拜書亭

稿也引他兩句：『遙思二月秦淮柳，靡露拖煙委麴塵。』

——可以想見他的詩文集裏定有許多很好的文字。

只可惜那些著作都不傳了，我們只能用儒林外史來作他的傳的材料。

儒林外史這部書所以能不朽，全在他的見識高超，技術高明。這書的『楔子』一回，

借王冕的口氣，批評明朝科舉用八股文的制度道：『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

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這是全書的宗旨。

書裏的馬二先生說：

「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那時用言

揚行舉做官，故孔子只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

業……到唐朝用詩賦取士，他們若講孔孟的話，就沒有官做了……到本朝用

文章取士，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

不行了。」

這一段話句句是恭維舉業，其實句句是痛罵舉業。末卷表文所說：「夫萃天下之人才而限制於資格，則得之者少，失之者多。」正是這個道理。國家天天掛着孔孟的招牌，其實不許人「說孔孟的話」，也不要人實行孔孟的教訓，只要人念八股文，做試帖詩；其餘的「文行出處」都可以不講究，講究了又「那個給你官做？」不給你官做，便是專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妙法。要想抵制這種惡毒的牢籠，只有一個法子：就是提倡一種新社會心理，叫人知道舉業的醜態，知道官的醜態；叫人覺得「人」比「官」格外可貴，學問比八股文格外可貴，人格比富貴格外可貴。社會上養成了這種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給你官做」的毒手段了。

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養成這種社會心理。看他寫周進，范進那樣熱中的

可憐，看他寫嚴貢生，嚴監生那樣貪吝的可鄙，看他寫馬純上那樣酸，匡超人那樣辣。又看他反過來寫一個做戲子的鮑文卿那樣可敬，一個武夫蕭雲仙那樣可愛。再看他寫杜少卿，莊紹光，虞博士諸人學問人格那樣高出八股功名之外——這種見識，在二百年前，真是可驚可敬的了！

程晉芳做的吳敬梓傳裏說他生平最恨做時文的人；時文做得越好的人，他痛恨他們也越利害。儒林外史痛罵八股文人，有幾處是容易看得出的，不用我來指出。我單舉兩處平常人不大注意的地方：

第三回寫范進的文章，周學臺看了三遍之後才曉得是『天地間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

第四回寫范進死了母親，去尋湯知縣打秋風，湯知縣請他吃飯，用的是銀鑲杯箸，范舉人因為居喪不肯舉杯箸。湯知縣換了磁杯象牙箸來，他還不肯用。『湯知縣疑惑他居喪如此盡禮，倘或不用葷酒，却是不曾備辦；後來看見他在

燕窩碗裏揀了一個大蝦元送在嘴裏，方才放心！

這種絕妙的文學技術，絕高的道德見解，豈是姚翁、方苞一流人能夢見的嗎？

最妙的是寫湯知縣、范進、張靜齋三人的談話：

張靜齋道：『想起洪武年間劉老先生——』

湯知縣道：『那個劉老先生？』

靜齋道：『諱基的了。他是洪武三年開科的進士，「天下有道」三句中的第五名。』

范進插口道：『想是第三名？』

靜齋道：『是第五名！那墨卷是弟讀過的。後來入了翰林，洪武私行到他家，恰好江南張王送了他一罐小菜，當面打開看，都是些瓜子金，洪武聖上惱了，把劉老先生貶爲青田縣知縣，又用毒藥擺死了。』湯知縣見他說的「口若懸河」，又是本朝確切典故，不由得不信！

這一段話寫兩個舉人和一個進士的「博雅」寫詩文大家的學問，真可令人絕倒。這又豈是方苞、姚鼐一流人能夢見的嗎？

這一篇短傳裏，我不能細評儒林外史全書了。這一部大書，用一個做裁縫的荆元做結束。這個裁縫每日做工有餘下的工夫，就彈琴寫字，也極歡喜做詩。朋友問他道：「你既要做雅人，爲甚麼還要你做你這貴行？何不同學校裏人相與相與？」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只爲性情相近，故此時常學學。至於我們這個賤行，是祖父遺留下來的，難道讀書識字做了裁縫就玷污了不成？況且那些學校裏的朋友，他們另有一番見識，怎肯和我相與？我而今每日尋得六七分銀子，吃飽了飯，要彈琴，要寫字，諸事都由得我。我又不貪圖人的富貴，又不伺候人的顏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

這是真自由，真平等——這是我們安徽的一個大文豪吳敬梓想要造成的社會心理。

本傳附錄

以下四種附錄都是從程晉芳的集子裏鈔出來的。程晉芳字魚門，是程廷祚（綿莊）的族姪孫。程綿莊即是儒林外史的莊紹光，程魚門大概即是他的姪子莊濯江（名潔）。我本想替儒林外史做一篇考證，不幸我病了，不能做文章，只能把這篇舊傳來充數。手邊恰巧有程魚門的集子，就叫我的姪兒們鈔出這幾篇做附錄，要使人知道儒林外史的考證材料並不十分難尋。程魚門還有弔馮粹中（即馬純上）的詩，又有弔朱草衣（即牛布衣）的詩，也都可用作材料，但與本傳無關，故不鈔了。胡適。

（一）吳敬梓傳

程晉芳

先生姓吳氏，諱敬梓，字敏軒，一字文木，全椒人。世望族，科第仕宦多顯者。先生生而穎異，讀書才過目，輒能背誦。稍長，補學官弟子員。襲父祖業，有二萬餘金；

素不習治生，性復豪上，遇貧即施，偕文士輩往還，傾酒歌呼，窮日夜，不數年而產盡矣。

安徽巡撫趙公麟聞其名，招之試，才之，以博學鴻詞薦，竟不赴廷試，亦自此不應鄉舉，而家益以貧。乃移居江城東之大中橋，環堵蕭然，擁故書數十冊，日夕自娛。窮極，則以書易米。或冬日苦寒，無酒食，邀同好汪京門、樊聖口輩五六人，乘月出城南門，繞城堞行數十里，歌吟嘯呼，相與應和，達明，入水西門，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謂之『暖足』。

余族伯祖麗山先生與有姻連，時周之。方秋，霖潦三四日，族祖告諸子曰：『比日城中米奇貴，不知敏軒作何狀。』可持米三斗，錢二千，往視之。』至，則不食二日矣。然先生得錢，則飲酒歌嘍，未嘗爲來日計。

其學尤精，文選詩賦，援筆立成，夙構者莫之爲勝。辛酉壬戌間，延至余家，與研詩賦，相贈答，愜意無間。而性不耐久客，不數月，別去。

生平見才士，汲引如不及。獨嫉時文士如讎；其尤工者，則尤嫉之。余恆以爲過，然莫之能禁。緣此，所遇益窮。

與余族祖綿莊爲至契。綿莊好治經，先生晚年亦好治經，曰：『此人生立命處也。』

歲甲戌，與余遇於揚州，知余益貧，執余手以泣曰：『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處也，奈何！』

余返淮，將解纜，先生登船言別，指新月謂余曰：『與子別後，會不可期。即景悵悵，欲構句相贈，而澀於思，當俟異日耳。』時十月七日也。又七日而先生歿矣。先數日，哀囊中

餘錢，召友朋酣飲。醉，輒誦樊川『人生祇合揚州死』之句，而竟如所言，異哉。

先是，先生子煇已官內閣中書舍人，其同年王又曾穀原適客揚，告轉運使盧公，殮而歸其殯於江寧。蓋享年五十有四。

所著有文木山房集，詩說若干卷；又做唐人小說爲儒林外史五十卷，窮極文士情態，人爭傳寫之。

子三人，長即煇也，今官寧武府同知。

論曰：余生平交友，莫貧於敏軒。抵淮訪余，檢其囊，筆硯都無，余曰：『此吾輩所倚以生，可暫離耶？』敏軒笑曰：『吾胸中自有筆墨，不煩是也。』其流風餘韻，足以掩映一時。

望其弱，傳其學，天之於敏軒，倘意別有在，未可以流俗好尚測之也。

(二) 懷人詩 十八首之一

程晉芳春帆集

寒花無冶姿，貧士無歡顏。嗟嗟吳敏軒，短褐不得完。家世盛華纓，落魄中南遷。偶遊淮海間，設帳依空園。颼颼牕紙響，槭槭庭樹喧。山鬼忽調笑，野狐來說禪。心驚不得寐，歸去澄江邊。白門三日雨，竈冷囊無錢。逝將乞食去，亦且賃春焉。外史紀儒林，刻畫何工妍！吾爲斯人悲，竟以稗說傳！

(三) 寄懷嚴東有三首之一

程晉芳白門春雨集

敏軒生近世，而抱六代情。風雅慕建安，齋栗懷昭明。囊無一錢守，腹作乾雷鳴。時時坐書牖，發詠驚鸚庚。阿郎雖得官，職此貧更增。近聞典衣盡，竈突無烟青。頻蠟雨中屐，晨夕追良朋。孤棹駛烟水，雜花拗芬馨。惟君與獨厚，過從欣頻仍。酌酒破愁海，覓句鏤寒冰。西窗應念我，餘話秋燈青。

(四) 哭吳敏軒

程晉芳拜書亭稿

三年別意語纏綿，記得維舟水驛前。轉眼詎知成永訣，拊膺直欲問蒼天。
生耽白下殘烟景，死戀揚州好墓田。(1)塗殯匆匆誰料理？可憐猶贖典衣錢！
沈醉罇邊落拓身，從教吟鬢染霜新。惜君才思愁君老，感我行藏慮我貧。
曾擬篇章爲社侶，空將雞黍問陳人。板橋倦柳絲絲在，誰倚春風咏麴塵？(2)
促膝閑窗雨洒燈，重尋歡讌感偏增。艷歌蛺蝶情何遠？散錄雲仙事可徵。(3)
身後茅堂餘破漏，當年丹篆想飛騰。過江寒浪連天白，忍看靈車指秣陵。

(1) 時客死邗上。前一夕，屢誦禪智山光之句。

(2) 君詩有云：「遙思二月秦淮柳，蘼露拖烟委麴塵。」爲時所稱。

(3) 君好爲稗說，故及之。

吳敬梓年譜

(一) 家世

全椒吳氏，遠祖以永樂時『從龍』的功勞，『賜千戶之實封，邑六合而剖符。』迨轉弟而讓襲，歷數葉而遷居。』(文木山房集移家賦) 按先生自注，轉弟是遷到全椒的始祖。他家起先業農，後來行醫；移家賦說：

爰負耒而橫經，治青囊而業醫……翻玉版之真切，研金匱之奧奇。(參看儒林

外史三十四回高老先生說，『他家祖上幾十代行醫，廣積陰德。』)

吳敬梓的高祖吳沛，沛父吳謙，謙父吳鳳。(陳廷敬吳國對墓誌，見耆獻類徵卷百十五) 吳沛字海若，是一個廩生；陳廷敬說他『道德文學爲東南學者宗師。』他的事蹟見全椒

志卷十，頁四四。移家賦寫他的高祖很詳細；有云：

自束髮而能文，及勝衣而稽古，紹絕學於闕闕，問心源於鄒魯……貧居有等身

之書，于時無通名之謁。

吳沛著有詩經心解六卷，西墅草堂集十二卷。（志，卷十五。）

吳沛生子五人，『四成進士，一爲農，終布衣。』這五人的名字是：國鼎，國器，國縉，國對，

國龍。（次第見吳國對墓誌。）

吳國鼎，字玉鉞，崇禎癸未進士，（明進士題名錄注六合籍。）授中書舍人。有適園集

及詩經講義。（志十，參志十五。）

吳國龍，字玉駟，也是崇禎癸未進士，授戶部主事。清順治時，他降了清朝；康熙初，授工

科給事中，改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後來轉到禮科掌印給事中。他雖是貳臣傳中人物，但做

諫官時頗有聲名，有吳給諫奏稿八卷，心遠堂集三十四卷。（志十，頁十六，參志十五。）

吳國縉，字玉林，順治壬辰進士，改教職，做江寧府教授。志上稱他『性開敏，於書無所

不讀。』有詩韻正五卷，世書堂集四十卷（志十，又十五）

吳國器，字玉質，以布衣終老，道德甚高，王士禛有「用韋左司寄全椒道士韻，追贈國器，甚稱美之。」（志十一）移家賦自注云：「布衣公無疾而終，人傳仙去。」

這四人是吳敬梓的伯叔曾祖。他本身的曾祖吳國對，字玉隨，號默巖，和國龍是雙生

的。國對排行第四，但他登第却在最後，直到順治甲午中舉人，戊戌中第一甲第三人（俗稱探花）。移家賦說：

似子固兄弟四人，吾先人獨傷晚遇。常發憤而揣摩，遂遵道而得路。三殿臚

傳，九重溫語；宮燭宵分，花磚月午。張珊網於海隅，懸藻鑑於畿輔。詔分玉局

之書，渴飲金莖之露。羨白首之詞臣，久赤墀之記注。

海隅的珊網指他典試福建，畿輔的藻鑑指他提督順天學政。末兩聯指他由編修做到侍讀。賦中說他「發憤揣摩，遵道得路。」也是寫實的。他是一個八股大家，方嶠做文木山房集序，曾說：

全椒吳侍讀公以順治戊戌登一甲第三人進士及第其所爲制義衣被海內一時名公鉅卿多出其門李文貞公其一也。

但方燾又說他的『詩古文辭與新城王阮亭先生齊名』全椒志(十頁四五)也說他『才學優贍工詩賦善書言論丰采爲一時館閣所推重』(全椒新修的志末尾附有他的序)陳廷敬作他的墓誌說：

君於古文研論最深而工於騷賦之作故獨喜多爲詩其愁憂懽愉離合諷諭警戒之旨恆發之於詩名曰詩乘。

他的遺集後來編爲賜書樓集二十四卷。(全椒志十五)

據陳廷敬的吳國對墓誌國對生三子長子名旦次名勛次名昇。

吳旦卽是吳敬梓的

祖父字卿雲增監生考授州同知是一個孝子事蹟見全椒志孝友傳。陳廷敬說『旦賢而有文』但他死的很早故移家賦不提到他的歷史。全椒志藝文志說他有月潭集。

吳旦的親弟吳勛也在孝友傳幼弟吳昇是一個舉人。

吳國龍的兒子吳昺中康熙三